



家範典第一百六卷

甥舅部彙考

爾雅 釋親

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父兄弟爲從舅

疏云舅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詩秦風云我送舅

氏曰至渭陽是也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

注公羊傳曰蓋舅出

謂出之子爲離孫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漢劉熙釋名 釋親屬

母之兄弟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

姊妹之子曰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

出之子曰離孫

言遠離己也

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

甥舅部總論

儀禮 喪服

甥注姊妹之子疏釋曰云甥者舅謂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緇也報之也疏釋曰發問者五服未有此名故問之答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以其父之昆弟有世叔之名母之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謂舅舅既得別名故謂之姊妹之子爲甥亦爲別稱也云何以緇也報之也者此怪其外親而有服故發問也答曰報之者甥旣服舅以緇舅亦爲甥以緇也

舅注母之兄弟

傳曰何以緇從服也注從於母而服之疏釋曰傳發問者亦疑於外親而有服答從服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既是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

春秋四傳杞伯姬來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秋杞伯姬來大全杜氏曰莊公女歸筮曰來臨川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卽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薛氏曰杞伯嘗辱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莒人滅鄆

春秋襄公六年秋莒人滅鄆

左傳鄆恃賂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

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  
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胡傳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

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鄆與黃歇進李園之妹  
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  
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大全范氏曰莒是鄆甥立以爲後非

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何氏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非兵滅

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

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  
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  
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

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蒞祭祀如鄫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爲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廬陵李氏曰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爲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爲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爲附唐後魯取鄫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覲鄫太子巫於晉九月會於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甥舅部藝文一

誠外生

漢諸葛亮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  
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  
承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上從舅侍郎啟

唐王勃

某啟上昨弟助至奉命以憲臺詩十首垂示氣橫霜署彩洞雲局綉衣兼藻肆之華白簡控元機之  
奧仙驄在馭殘文路而驅神獮冠臨下望詞林而直指某質惟茅艾名隔縉紳虛霑自出之榮每愧  
諸甥之列恩華曲被誨誘傍臨識謝知音榮深覩奧虞韶忽奏聽律呂而忘疲楚匣遙開仰光芒而  
不暇昔孔融之逢元禮罕覩高文王粲之謁伯喈終慙戚援今企古議德疇恩荷慄兼儲悲欣兩  
集但才非酷似攀宅相而多懸慕切如存臨渭陽而增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爲李郎中祭舅寶端州文

李商隱

始虞命夏暴於元宵功垂刊木德叶堙洪洎帝相之難作誕少康於寶中由屯獲吉因生受封降及

後代傳勳繼庸西京則嬰爲外戚東漢則融居上公愍陽城之不享始移籍於扶風源遠更清基高  
自峻有焯明靈藹然休閑陋巷不憂坦途方進月遠標儀霞高映論玉壘韞匱要處囊宜伸尙屈  
將集猶翔潛師大易謙尊以光晉安老氏債少易償爰紓銅墨是宰濂梁宓琴時奏潘樹逾芳入贊  
朝儀言揚事舉圭璧蠻夷弁冕文武吐辭含韻知今博古進揖退讓從規合矩復陶啟位殿省承榮  
孔門之束帶無忝漢宮之錦繡難更君子信纔小人道長未暇閉關佳期稅鞅暫待符竹遠出羅網  
誰識卑飛因成利往銅梁改秩錦里經時人去而琴臺壞棟文移而石室摧基劉弘之重銘葛廟王  
商之更立嚴祠隴首云歸端溪遠逐角豈觸薄臂終困木海闊天盡山深霧毒許靖他鄉有名無祿  
馬超正色宣歌反哭何爲善之無憑而降災之甚速某欽惟教義夙所依因在昔家世勤王實殷高  
旌大施結駟飛輪慶豈惟於自出榮實垂於外姻一紀已來艱凶遄及嗟宅相以無取懼堂構之不  
集詎言渭水之乖離竟絕西州之出入嗚呼哀哉違京背闕古陌荒阡松門積靄隴首停烟祖庭是  
日乞墅何年淚有血而皆墮憤無膺而可填況玕剖郡符環持使節塞遠城迴河窮路絕顧後瞻前  
形孤影子長號出次重拜臨穴酒濃清醴殮羞羅列庶有鑒於斯文冀不同於虛設

祭外甥崔駰文

柳宗元

祭子卿郎之魂嗚呼天惄靈奇取不可貪既睿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塞其篋匱抽深抉密擔重揭貴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寘其位豈不信邪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驅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前次淹隈笑顙卽路鳴鞘不迴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塋誰睠誰會旣虞以奠誰主誰酌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衷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圯土下呼漬淚徹墳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祇益摧紓累見於夢寔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祭崔氏外甥文

前人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章六小卿之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靈使昏霧兮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覲兮庶幾來歸餽以侑兮酒實於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前人

叔舅宗元祭於二十六姫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於汝曹雖云惟姓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足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浩通賞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神聖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閒幽躅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怛焉自中如

刃之觸邙阜有位青烏載上道途尙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紩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登臨河城賦并序

蕭穎士

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瘵有加無瘳憂悒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雋則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之恩隻詞片字皆資訓誘既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首爲知己名稱舅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月屆於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泫然有賦羊曇是日獨吟零落之篇周翼終身寢亡吐哺之愛詞曰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瀾歛翻覆兮無端俯崇墉兮心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借如韓伯懷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錢歎西剝之忽覲曾一顧而不忘況仁深與密戚也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矜憐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雖小而必誠善無微而不甄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價參時賢謬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鉛匪舅德其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於茲城臺無媒兮窘束縈層巓而墜羽陵永路而傾軸

悼晉豎之行深哀秦良之莫贖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於茲樓懷一紀以如昨愴今晨而獨游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棲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銷憂者也

祭舅氏李公擇文

宋黃庭堅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公墮於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喪畏友朝失寶臣我哭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沾小直熙寧元祐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孝謀十年江湖瞬然生色三年主計鬚髮盡白他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貴辨嚴笑語卽路天下期公來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我少不天殆欲埋替長我教我實維舅氏四海之內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爲我舉觴沃酒棺前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洪氏四甥字說

前人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芻炎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黃庭堅爲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綠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塞驥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與洪甥駒父

二首

前人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穉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爲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鉤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卽當書最旣以立家爲事榮及手足爲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爲問九舅白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旣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嶧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日所作至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旣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

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謾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爲致意寄蜀紙茶託多謝何須爲爾烏田馬牙一百謾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欹斜失威儀乃佳耳

與徐甥師川

二首

前人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咏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辨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比遣李掾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闡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

旨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  
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鑾輶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  
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趣席千萬強學自重

北歸與外甥柳闋

蘇軾

展如外甥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  
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魏甥恪字序

朱熹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  
作爲於世則蠹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  
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作爲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敬作字之恪也其

敬聽余言母怠母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劉甥瑾字序

前人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母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甥舅部藝文二詩

秦風渭陽二章

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答棗腆詩

晉歐陽建

按建石崇甥此詩文義是贈石季倫藝文云答棗腆詩或誤也

於鑠我舅明德塞違俾扞東藩在徐之邳載播其惠載揚其威濟寬以猛方夏以綏光啟先業增曜  
重暉咨余冲人艱苦攸離過庭無聞頑固匪移實賴茲誨導之軌儀仰遵臺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蔓  
如樸斯垂我邁君子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卽之惟溫居盈思冲在貴忘尊縱酒嘉讌自明及昏無幽  
不研靡奧不論人樂其量士感其敦

戲題示蕭氏甥

唐王維

憐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蘆筍穿荷葉菱花晵鴈兒鄰公不易勝莫著外  
家欺

奉送六舅歸陸渾

前人

伯舅吏淮泗卓魯方喟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臯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  
令賢

送十五舅

王昌齡

深林秋水近日空歸棹演漾清陰中夕浦離觴意何已草根寒露悲鳴蟲